



星湖僊說 六

經史部

原序十七 共五

1489



星湖僊說

經史部

草頭木脚

補兵衛森三字

多方解

六經所無字

高麗貢獻

六藝

周廓

寤生

霍光傳

涼州地震

白駒

居諸

少正卯

百世報仇

酒清肉乾

高麗同姓昏

唐仲友

君子軍

松蟲

后妃採芻

花郎

易舉正

說文

冠婚下達



春秋鄒夾	孔明喜申韓	善小惡小
東修晝寢	牧隱大節	獲羽斬之
毛文龍	東國制度	幹東避兵
秦誓	南子武后	慎獨
臭息屈伸	喻心	張真人
祖洲	鋤屋閑粟	宰相臺諫
王振	君祿	無逸不及湯武
熙豐生事	落魄	矢金
不顯無射	孟子受業	南軒東萊
東萊病根	野合	元魏考績

董卓
正先

士多府史少

宰相閑治亂



星湖僊說

經史部

草頭木脚

朱子太極圖後說有蘓子容訟其父草頭木脚事或以為頌父
紳與梁適有直聲故云云者非也若因直聲所訟者何事此出
於碧雲殿此書魏恭儼梅聖俞名為之者也有曰梁適始與蘓
紳有奸邪之跡時號草頭木脚隱語蘓梁二姓也既同附中官
得秉政豪視朝士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
為中官所點云云蓋頌之所訐者此也

補兵衛森三字

申岩軒以善書名 世宗嘗得雪庵書韋蘓州詩帖脫兵衛森
三字命岩軒補之此帖刻本至今行世余亦審定不辨真贋

多方解

韓久庵論井田論潮汐論性情之類驗之於實跡多所違失獨
其多方解一篇最有理其言曰謹按多方曰今甫奔走臣我監
五祀武王克商七年而崩成王東征亦為三年矣所謂五祀自
克商之初數之則有餘以移甫遯狄之後言之屬耳將何以折
衷武王克商於是與諸侯共立紂子武庚卑付殷命而各自退
保封疆以待天命其後武庚不悛父惡剽割日甚而四海謳歌
皆歸于周有不可遏然後始代殷為天下主其曰天維五年湏

假之子孫誕作民主固可念聽者即其事也猶不敢奪武庚之
國仍舊邦命新爵作為王賓且遣三叔為監使武庚不得荼毒
生靈放遠王命及乎武庚自作不靜越茲蠢動然後大罰殛之
以此見之武王克商後五年始乃即王位臣多方而至成王東
征之時殷民之奔走我監適五祀矣其說蓋謂武王克商七十
而崩合成王東征三年則為十年矣其立武庚五年而合臣我
監五年則亦十年矣以武王代殷以後合成王三年故為五年
不但文義甚詳其於掌代之際心迹瞭然無可疑者宜表以出
之鄭愚伏撰久庵碑謂解經不落科曰如孟子所謂參考也

六經所無字

或云隆古無詐偽故六經中無真字此說非也六經至於周末事已無不有故奸邪回譎誠實正直之類字無不備何獨真字為然如六經無烟字書無也字此皆偶然耳

高麗貢獻

宋陳襄文昌雜錄云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其知禮如此按本國史文宗三十四年春遣使如宋謝賜藥物使還帝附勅賜資甚多又遣醫來無獻車之說然自文宗二十八年倭人來獻土物自是絡繹不絕則理或有是矣門下侍郎柳洪是武人精於

春秋左氏傳及兵家秘訣每國有虞起引古泰決又請造兵車以備不虞兩相參較起若不無其事矣洪之賢不但為國之名臣其見稱於華人如此其可尚也朱子語錄云神宗時高麗進先秦古書及六經不曾焚者帝欲頒行為王安石所沮其本亦不傳朱子以此說為未必然然却云尤迥之云孟子仁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說近是今孟子集說載之雖未知其必有而亦何審其必無也本國之史例多沒實今不可考

六藝

伯夷傳云考信六藝說者以禮樂射御書數為解按滑稽傳以

禮樂書詩易春秋為言則可以相照

周婦

晉梓潼太守周婦為苻堅將楊安所攻其母妻陷於賊婦遂降堅欲以為尚書郎婦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患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匹賊嘗值元會儀威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婦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按漢靈帝時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母為賊所獲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遂謂

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亂非忠也殺母而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然則若婦者可謂處義得精忠孝兩全者也婦則不屈而著其忠志庶則從容而終身此又未易優劣畢竟婦則難而庶易矣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人謂寐中所生寤與寐相反豈可寐睡中生子耶按詩寤寐思服獨寐寤歌寐睡非思歌之時也蓋古人晝夜

各有其居應事時所居曰寤眠睡時所居曰寐如寢本室名而
眠睡曰就寢是也意者姜氏乃於晝居之所而猝急產子所以
致驚也或云家語五儀篇寤夢徵怪寤夢者即春官六夢之一
似是惡夢徵怪也凡產子必徵夢如熊羆虺蛇之類是也姜氏
即寤夢徵怪而生子故驚動而惡之也然闕一夢字矣又或云
夜不能寐而難產而闕一夜字都不若前說之為的解

霍光傳

張乖厓勸策公讀霍光傳為其不學無術也後策公困於孤注
之誤幾於不免宵人曰極何所不至有或舉此為案作兩公之
罪則將何辭以暴其心乎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謀昌

彊云穀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
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末路言行誠不可不慎正人君子
如夏竦撰書何可勝既張乖厓事其不為丁謂所覺幸矣

涼州地震

綱目漢順帝漢安二年十一月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
夫自九月至十一月不滿百日必也一日二三震方成此穀按
文獻通考建康元年涼州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
八十日震所謂去年即漢安二年也修史之不密往如此

白駒

史記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往隙耳師古註云白駒日

影也又按李斯傳二世云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缺隙也
六驥亦可作日影乎可以互準

居諸

詩曰日居月諸以居諸為語辭未見得是嘗試考之居者鶉鷓
也諸者蟾蜍也按爾雅鶉鶉註云雅鳥也鶉類鶉鷓之鶉
而又或去鳥作居則居乃鳥也爾雅鼯蠹蟾諸註云似蝦蟆去
虫作諸則諸乃蟾也日鳥月蟾之說自古有之按象緯考日一
星在房氏之間太陽之精甘氏云日者陽宗之精為鳥二足鳥
之精為星以司太陽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
畢之間月者陰宗之精為蟾蜍三足蟾之精為星以司太陽行

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號而訢哀者舉此為言理似有之且
日月雖明只是氣之精英異於靈覺之活物故舉日月而並號
鳥蟾又是誠衷之所切今人既知以居作鶉以諸作蟾不覺居
諸之本為虫鳥之名蓋據六書其始只有居諸字後來人恐居
與居處之居無別故加鳥為鶉諸與語辭之諸無別故加虫作
蟾雖去傍邊固亦無害如燕倉雀類昂其例也恨不質之朱夫子

火正卯

朱子作舜典象刑說論火正卯之事余嘗疑之蓋論語所不載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猶不道
也乃獨苟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

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更稽以為決乎蓋少正卯之
罪五其言偽記醜之目雖非正士所為豈至於兩觀之誅耶設
使有可誅之惡聖人必不違舉世之人心而擅誅之况其惡之
未甚著耶觀堯典命鯀氣像可見也此事無人辨識如尹諧拳
士之類紛然在親亂是非之中使高尚之士或不免猜訝刀
鋸則豈非大害乎當孔子時魯已無丘土三家秉國即魯大夫
其為亂政矣至於此哉假令真有此舉則其必黨於權奸大妨
於聖人之所施為故殺之而託言如此末乃引詩曰憂心悄悄
愠于群小可以見矣詳在論語疾書

百世報仇

朱子作戊午讜議序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說者曰復讎者
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
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親盡服窮
而遂已也愚按齊襄公復仇世之讎者後儒之訛辭而非聖人
之旨也嘗見語類中有非之之說恐與此不同或謂舜為匹夫
而瞽叟殺人則其人之子其忍殺舜而報之耶雖親子分明非
其罪則君子或不之報况百世之後頓不知其先祖時事之為
如何者而猝然去殺似無此理此不可以一槩論也然如胡虜
者前既作仇而其後世種落一向侵凌未有變改之跡則其為

仇也猶夫前日忠臣孝子於此可以報怨而無憾矣後人不能細察徒以為一是皆可報功之然推刃恣肯則矣可矣春秋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胡氏引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說以為易世之後釋怨而平可也柯之盟其辭無貶則九世復讎之說妄也汪氏曰自桓公至定子為八世而夫會則可見矣此說尤明

酒清肉乾

酒清肉乾之義以聘義本文觀之蓋行禮繁多時刻差晚酒之濁者滓沈而至於清肉之濕者日暄而至於乾非有別意也今云酒清則味不佳而不敢飲為訓似於本義有鑿伏未知如何

高麗同姓昏

按麗史定宗始以長公主妻弟昭光宗娶娣妹為后醜黷之事無世無之惟宋主劉或之外亦不見以娣妹為后者也史臣以為太祖徂於習俗不能變則其所自來遠矣蓋新羅之世娶堂從之親恬不知恥後來曰而不改乃援吳孟子之例變易姓氏及宣宗之時王弟金官侯杰下韓侯愔辰韓侯愉均諫不聽竟以娣妻王弟扶餘侯燕至肅宗元年始禁同姓昏嫁凡小功以上所生者不許通仕至毅宗元年又申之殆所謂月攘一鷄者也王世貞宛委編引宋志云高麗王女下嫁必歸之兄弟宗族至其王徽讀書好士而不肯改其俗怒其次子運諫誦之徽即文宗名運即宣宗名而後不聽杰等之諫則其錯傳明矣文宗

三十五年吏部奏進士魯隼其父犯律娶大幼親所生請禁錮終身然則其間閭閻士庶之禮本不如此也然化自近始人君之所行既如此下之效上如何禁得至聖朝一筆舊污不但百世不昏異姓之親亦絕無相與通昏者此天下古今所無之美事或以為此不必循俗何其謬耶

唐仲友

唐仲友為朱子所斥人皆知其為極惡大奸不復知其短中有長按文獻通考仲友所選帝王經世圖譜百二十二編其門人金式編寫截去後鏤板行于世周平園題辭曰唐與正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

皆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群分旁通卒貫使事時相參形勢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六經旨趣百歲軌範皆聚于此其言雖未必皆信要必有可採者也平園即周益公必大朱子之素嘗密契尊尚其見於書牘者大非草率恐非拂人之性而阿於所存者而其獎許若是何哉按林下偶談載仲友之忤陳同甫事其甚詳同甫之求得其短理或有之耳

君子軍

孔融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宜稱鄭公鄉士鄉士齊語君子鄉見吳越春秋句踐發俊士四萬君子六年

與兵戰又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註云君子謂君所
子養有恩惠者也此與融之意少異矣然與俊士對勘似是尊
稱之名句踐之生聚教訓孰非子養而此獨云甬耶意者俊士
者兵士也而不與混稱則恐與齊之士鄉相類無事之時好文
修行以資需世之用倅急則出為親上死長之軍甬周禮諸子
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
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不征句踐之
事亦有所本而我國五衛之制亦與相近

松蟲

高麗宣宗六年群臣上言松蟲蕃殖殿榱無效至七年發卒捕

之仁宗十一年詔曰京畿山野蝗虫食松古人云臣安祿位茲
謂貪厥災虫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虫食葉不黜無德虫食本與
東作虫食莖蔽惡生孽虫食心昔梁大同初蝗食松栢葉京房
曰食祿而不益聖化天示以虫、無益於人而食萬物此公卿
食祿無益之應也宜進賢退不肖云云至恭愍二年虫食松嶽
松葉自是無歲不食樹幾盡死恭讓四年虫食太廟松既虫之
食松有年而太廟松獨全至是食之既殆運祚之迫而然耶道
誥謂我東水根本幹之地故色尚青黑而務令養松既剝國之
鎮望又剝宗廟之樹是年高麗亡是其始衰終滅國與松同歎
也京房飛候之說前知秉燭宜浚辟之場覺進賢退不肖即其

要詮也仁宗賢主也災譴之至便能知咎之攸延執猶得以宜矣

后妃採芻

夏之芻與冬之帛等古有公桑蚕室之禮夏芻亦有后妃締絡之所詩云芻之暈方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宮苑之內當封植採芻之地后妃以時躬往手芻為締為絡故賦此詩也苟非躬往親聽何以並錄喈喈之鳥音耶古禮雖闕可以據詩而知之後王之所宜法也後世芻布廢而麻績成俗亦宜祖其意而更其物治田種麻無所不可耳

花節

今之倡優之戲古所謂程材也俗謂之花節之名自新羅

始花節源於源花源花源於風月主法興王時進童男容儀端正者號風月主求善士為徒以礪孝弟忠信至真興時患無以知人欲類聚群遊觀其行義而舉用之遂簡美女二人奉為源花一曰南毛一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爭娟相妬俊貞殺南毛俊貞伏誅遂廢源花更取美男子粧飾之名花節其徒日衆或道義相磨歌樂相悅遊娛山水無遠不至歲月既久邪正自見擇其譽望多者用之此新羅選人之法也其意蓋以女色人易迷惑難於聲妓之場而真心可見故必以此試之又必以此試之又必以美男子者亦古所謂男色之謂也當時人士樂趨於淫穢場中與之猖狂其所講磨者何道今之及第出身者必以

花即自隨歌舞筋斗以為娛是其遺俗

易舉正

唐雍州司戶參軍郭京撰易舉正三卷今大全既濟彖傳亦採此說載在小註中矣其言曰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此校今世流行及本國鄉學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八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落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數十處坤六二象誤增堅永二字屯六三象何以從禽也脫何字師六五以之字誤作言字比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天

文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以失字作無字蹇九三以正字作反字困初六象函谷下多一函字鼎彖多而大亨三字震彖出可上脫不喪七毫一句漸象善風俗今脫風字豐九四象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字彖信及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可小事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小過六五象止字誤作上字既濟彖既濟亨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二字為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互作雜字愚按其說多有理然中孚彖傳魚與虛為韻小過小象傳上與元為韻抑恐無誤矣然則其言未必皆是唯在賢者採而去取之耳以上見於文獻通考者如此更按陶

九成說字更有可收者追錄之泰六四象以反字作失字隨象
大亨脫利字無妄象健字上脫愈字六二象求字作未字離象
繼明上脫明照二字大壯六五牛字皆作羊者明夷上六晦字
上脫至字而誤增不明二字蹇象三正字皆作反字始象勿用
取上脫女壯二字勿用取下誤增女字并象不改并下脫無喪
无得往來井二兩句艮九四限字誤作身旅初六侮賤之侮誤
作斯巽象申命下脫命乃行也一句渙象大川下脫利貞二字
節象以通下脫然後乃亨也一句上繫九章其知神之不為乎
不字誤作兩字下繫五章不見利不動三字誤作勸字民不輔
也輔字誤作與字說卦乾以居之三三誤作君子序卦始生必

蒙始字誤作物字蒙者蒙昧也脫昧字此者親比也脫親字此
書容齋隨筆以為世罕有其書頃於福州道藏中見之及在後
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中國亦未甚流布也宜謹識之

說文

余近借人得漢許慎說文其說最古可信而多與今文不同略
採以存之以為考證其引易則元睽卦其牛鬻一角仰尺制
切說卦為的頰的明也切恒卦楛恒凶楛柱砥切繫辭重
門擊楫之判也切咸卦咸其脢之背肉也切噬嗑噬乾食
口食所遺也切蹇王臣蹇蹇之跛也俗作蹇非也切輦切
乘馬備切屯泣涕漣如漣泣下也切抗然有悔抗概也切

功乘馬驢如驢駝也張連澳掛馬壯吉掛上舉也音蒸炭包
亮用馮河亮水廣也呼先升純升大吉純進也余輝履之馬屋
籬之恐懼貌唯百穀草木蘆於地蘆草木相附而生皆支大畜
僮牛之告也古奧天地壹壹也於云豐士到牟无益也血也充
功昇颯飭食颯飭也殊六困槩也不安也五結其引詩則
何彼穠矣穠衣厚貌汝容晤辟有標晤明也五故替不畏明替
會也七感體并如星體骨槌之可會髮者古外無我斃考斃棄
也流檣星苻菜椈木長貌命獨行翼也目驚視也渠營
睽晚之末睽目相戲於珍亦鴛已取其血膜棘人齋也瞿
也力沈吹其泣矣吹挑取骨間肉也陟芳覓苻茶麥苻也新

拾有玼之玉石解也于禮能不我惰起也納于肱陰肱久出
也力膺一之日輝發也分勿以謹恪也亂歷也夜飲也歷
安也赫兮喧兮喧寬媚心腹貌况晚雉雉于邑也覆車也轉年
江之羨矣羨水長也余亮得此醜龜也詹諸也或鯨或首
杼臼也以沼尸來燕醜醜也醉也左旋右摘也棺也土刀大車
噉噉也口乞也他昆匪車喚子之疾也撫磨鹿嘯也有噉其
齧噉口拜也他感伐木所也伐木拜營也青蠅營小拜也不耕
不耒耜狀也其人美且佻也倉才誰侑予美侑有靡敵
也佻也彼有屋佻小貌斯民僂而不見僂彷彿也鳥代覩天之
妹覩壁諭也有識其拜識也拜會天方薦嗟也殘田也非何榮

榮在宓之貧病也居又毛毳衣毳莫奔屨無屨即移靜

女其媿之好也昌朱市也嬖安婉兮嬌兮嬌順也力治顧大且

媿之舍怒也五感媿兮蔚兮媿女黑色也古外以晏父母晏安

也傷諫壇之其陰壇天陰塵也於許崇墉屹屹武王載坂之治

也不埤不隳埤裂也丑格其禴如林禴達大木置石其上發以

機可以為厝之厲石也七互匪數匪鴛數雕也度官彼菴維何

菴華盛頽見民猶有齊之蒺藜也烝之燂之烝也縛年憂心

天々々小熟也徐藍王媿室如媿我為酌彼金罍泰以市酒

多得為局右手鑿拜鉞之呼去純彼兩鬢之髮至眉也七牢

瀾其乾矣瀾水濡而乾也呼肝召伯所爰衣錦綵衣晚永厥寧

晚詮辭也余律載衣之襜之緜也他許瓶之窶矣窶窶也去徑

陶覆陶穴覆地室也瘠之駱馬瘠馬病也其引書則武生霸之

月始生也必駕功敝乃奔敝塞也奴叶隨山築木築榘識也寒

功若顛木之有曳檝之伐木餘也五葛今汝慤之善自用之

意他骨剛而塞之實也先則有疾不愈之志也羊窳三苗窳

塞也若禁不眇眩眇冥合也莫旬鳥獸擊髦擊毛盛也而尹入

平斲東作斲斲之次第也直質若丹朱暮子亦燭謀燭火先也

讀若巧拙之拙職脫其引論孟則孝子之心不若是息之忽也

不使勝食既之小食也其引孝經則仲尼尼九負其他不能

畫記說文又去揮作弓杜康作林酒神農作琴庖犧作瑟宿沙
初作煮海蓋庚年作矢亦與他書少別而慎乃漢時人不應甚
誤此後之雜家為可信然弓矢之始見於繫辭慎豈不知而去爾耶

冠婚下達

士婚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去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
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子通解辨其非徒陸氏說謂下達二字
本謂用鴈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鴈亦損盛
之意也此訓至矣然陸佃云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
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此說即朱子之所取也按
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廢之可也謂緇布冠自

諸侯下至庶人皆同也何謂冠禮不下達是未可曉以此推之
昏之下達亦非但指自士至庶人即自天子下至於庶人之謂
也歟然其所謂下達亦但謂鴈與緇布冠二物其餘儀章冕物自有尊卑之別於禮可證矣

春秋鄒夾

漢書藝文志春秋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註云有錄无
書按光武時博士代郡范升上書請立費氏易傳博士曰春秋
之家又有鄒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鄒夾五經音異
并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詳其語意豈但有目錄而然乎
此書未必必失於東京也然當時史傳絕無甚可取也耶

孔明喜申韓

大抵孔明類子房。喜黃老而孔明喜申韓。手寫其文字以授後主治國主嚴。皆自刑名中求其言曰。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極則殘。順之以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吾今威之以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加則知榮。恩并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其亦知御人之術也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愚蚩之人。狃於仁恩。則不以為虐。而因加押侮。畏以憚之。則興動誠忠。而事以之就焉。孔明亦豈徒嚴者乎。今考武侯心書。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亾。蓋處以不柔不剛之間。處以通之合乎時措者也。先主臨終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大韜商君之書。蓋人意。

智亦與孔明同一規矩也。凡治道宜以六經為本。至於讖。悉人情。委助事務。則韓非諸子亦不可少。此言語其言曰。嚴家無悍奴。慈母有敗子。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不為改鄉人譙之。不為動師長。教之不為。寢卅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案。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寢其節。易其行矣。故十仞之城。棲季不能踰者。惰也。千仞之山。披群易牧者。夷之也。此類可謂知要矣。夫德禮政刑。相為表裏。不厭所謂仁心仁聞。而人不被澤者矣。古者治平之世。君子之論。固宜主教。賤刑措之。敗亂則孔明之意。亦不可不從。今之時。虧紀亂常。極矣。韓非諸子。其必有補耳。

善小惡小

昭烈戒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此剖判於幾
微為君子小人之路逕也道心既著人心既別則行之道當
從此語始可謂卓然有見識矣然其語有所祖賈太傅甯勢篇
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一
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物則
其流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為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而窺
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且然也夫事有遂奸勢有召禍事之適
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蓋
賈傳先獲者而其意尤詳登高臨深去者謂人在善幾路逕自
通於众善人在惡幾路逕自通於众惡可以駭尋而漸入如人

登高則其勢可以有望故人必望焉非其人之性本然也臨深
則其勢可以有窺故人必窺焉亦非其人之性本然也此勢之
必然而不自覺者也機漸易而去者謂如人在運機上推轉旋
轉以漸不駁則雖而易東西而心猶不覺也善惡之幾亦猶是
也至大明羅公僑去人自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一一萌
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一一萌即充廣之使
若泉達火燃此皆當表以出之

東修晝寢

按禮服修豎東婦人之禮也未嘗為男子之用而論語去自行
東修以上吾未嘗無誨註謂一束之暇脩甚可疑也野客叢談

去藍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止史劉焯不行束修
未嘗有所教誨後漢李固曰王公束修厲節延薦曰束修以來
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晉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又如馬援杜詩傳
皆用此句註皆謂束修飾蓋自漢以來束修為束帝修飾
矣然檀弓去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然則男子亦有以暇
修為贄者矣叢談又去宰予晝寢者室也晝當居外而晝居
內則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愚按禮書居於內問其疾可
也是故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註云內正寢之中君
子齋則居正寢疾則居燕寢者就閒之所故亦謂眠睡曰寢
然就寢未必皆睡也子曰寢不言謂已就眠睡之所則言語非

也若曰睡不言則不成說既睡矣雖欲言得乎左傳曰饋不食
寢不寐亦可證專註固至矣如此解亦可備一說

牧隱大節

牧隱李先生名節比萃崇然其於老夫無坐處之語人猶疑夫
苟延性命於國破之後此責備之論也恭讓二年因拾諫之請
鞫治其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禡之罪牧隱嘗語人曰昔晉元
帝姓牛而冒續晉宗胡致堂去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
舊業不能係屬人心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今稽
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夫胡氏之說不可曉牛金
之說出於沈約宋書已辨其多誣况金為將軍被毒死非小吏

也况當時江左諸公未必知此若明知其他姓安在乎憑依舊
業當時又豈無姓馬一人而必以是為安耶此只以勢利為言
其於義理一遵却擔負之矣然而牧老又必舉此為證何也當
是時辛氏父子不過為孤雛腐鼠而宗親亦多更何憑依之有
哉或者當時之事有不可以明言之故託此為說耶後人或因
此為是非之真則可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今有一言可以斷
之古人必於有過中求無過牧老平生大節既去卓絕其於言
語差失不宜覓疵至此錢謙益明詩註又引胡氏說末乃斷之
曰悠悠、千古誰與辨牛馬之是非乎定哀多有馬亦可以取考

獲羽斬之

三淵集去經世紀年孫權取劉備荆州關羽死之與綱目獲羽
斬之書法大異邵子癡忠綱目因襲陳壽愚按綱目之因襲固
有可議而羽之死被殺也非死之也宜去敗死耳

毛文龍

仁祖之世我國困於邊憂軍書旁午毛文龍又據撥島咽喉百
端迄今思之尚猶齒酸也文龍杭州人無謀無勇好為大言隸
在遼東巡撫王化貞麾下化貞募能出海探聽者文龍請自行
遂領二百人屯住海口時遼陽秀才王一寧軍騎往朝鮮國要
助戰以復遼陽適值翰林劉鴻訓奉使在鮮謂一寧有膽智厚
賜資糧使之招撫島中倣化人一寧綏入海會清鎮江中軍陳

良策歸順要一寧先容於文龍、許之良策夜襲鎮江縛守
將佟養真迎文龍為主師文龍張大其事報于王化貞轉聞朝
廷時權濬魏忠賢要立邊功以自重聞報大喜請封文龍為表
將守鎮江俄而清兵大入焚鎮江文龍遁走朝鮮又據皮島即
檄島也距鐵山海南五十里於是多載貂參金銀遺兵部尚書
張鶴鳴通于忠賢鶴鳴即魏璫所薦用兩人日夜謀詐掩其敗
衄加封為副總兵文龍愈加恣肆特上一疏舉刺東征將士及
朝鮮君臣登萊巡撫諸臣王一寧見文龍猖狂自恣狀數諫之
文龍怒反謂一寧私通外國帝命鎖到京師梟首西市明年文
龍又報大捷陞拜都督其弟雲龍戒其屢誑天子又被殺死後

遼東巡撫袁崇煥奉密旨以便宜掩殺文龍然文龍在島上金
兵怕從後掩襲未敢深入崇煥要成和議殺文龍、和議
又不成至京師被圍去今人開口說毛賊亦不知其始末如何殊以著之

東國制度

東國制度罔用之始不可不考漢建武九年百濟多婁王下令
國南州郡始作稻田梁天監元年新羅分命州郡始用牛耕宋
太平興國八年新羅始祈穀藉田宋元嘉十五年新羅教民牛
車法梁天監四年新羅始命有司藏冰制舟車之利晉孝武帝
寧康元年高句麗始頒律令齊永明八年新羅初置市肆以通
四方之貨梁普通元年新羅法興王始制百官公服用朱紫唐

貞觀二十三年新羅始依華制為冠服梁天監三年新羅制良
服法梁天監十三年新羅王智大略薨謚智謚法始此唐上
元二年新羅領官司及州郡銅印唐開元六年始造刻漏宋瑞
拱七年高麗成宗始營太廟漢興元年高句麗故國川王始營
立賑貸法令之邊上穀是齊永明五年新羅王始置郵驛唐貞
元四年立經科法前此只以射選人也周顯德三年始以詩賦
頌策試士宋紹興十八年高麗毅宗始設并補試
宋嘉祐七年行封繡法

幹東避兵

我翼祖幹東避兵事龍飛御天歌亦不詳載世傳與野人交歡
為獲六戲野人求賭其至重且難者翼祖勉許之局勢相廩及

將終散子在 翼祖手得純六則勝否則負瞞言此散不可輕
擲請待明日而決野人曰諾是夜別為双散六面皆六點遂懷
而往臨水崖置局大喝群一投遂得純六因蹴諸水中野人不
覺乃大悶遂謀害有是事云

秦誓

孔子刪書繫秦誓於末說者謂著秦之代周也若然聖人喜言
未末為識綿術數之作備矣又謂取其悔過一念然則其後彭
衡令私汾曲之役安在乎懲忿聖人之心如天然天何嘗用意
為之耶聖人刪詩書取其合乎理而已余讀與子同仇之詩知
秦之必興犬戎之禍周與秦同仇周載戍申之篇秦有同仇之

願其民如此其政可見聖人因其可採而採非容心於其間也
書者所以導政之奚先安民為先民何以安之在於得人觀堯
舜聖智之典謨其大要不出於求賢任能此則不可誣也蔡謩
一篇既去群言之首則亦必有宗旨知此義者知聖人之意爾
今按大學治平章獨取一介臣以下二節其言斷於好賢有
利蔽賢便亡是則其骨子也夫側陋伏野非廷貴之薦引人生
何從以知之苟得休之量一世之賢士可以羅致於朝廷之
上國斯興矣媚嫉而遠之俾不能達雖欲不哀得乎此又平天
下之要道而蔡謩能言之聖人之取之也宜哉意者當時列國
之書未有如此篇之提綱挈維故獨著焉蔡興之由雖繫乎此

篇而取之之意不在於代周也詳味而有得則聖人之志顯矣

南子武后

陸敬輿補武后曰累朝賴多士之用也堂時宋璟魏元忠輩不
惟不之斥去進而任之彼殺人者亦屑為之用其精神力量足
以籠絡群賢挾布才能也若但淫醜毒虐而已則不但諸人之
邁邁納履彼亦將疑忌擯斥之不暇矣衛靈公無道之君也然
而不亾者賓客則有仲叔圍宗廟則有祝鮀軍旅則有王孫賈
不獨此也蘧伯玉史魚之屬彬彬在朝東真不亾是時南子居
宮中穢德彰聞而靈公靈惑信從疑若一水一炭無所容其一
足而南子之知伯玉也不淺至曰不以貽昭伸節冥冥行則

其為薦賢莫大焉夫女子之濇縱無不畏人之議已故惟進用
諛佞方可以逞私矣彼南子之於伯玉豈不嚴憚嫌惡之哉當
列國交爭之際忠賢盡去國隨而毀滅則南子又何所售其意
欲乎此必目下之圖雖切方米之慮亦遠此伯玉所以三黜而
三起也至若妲己工諛比干剖女樂至仲尼行秦女在旁伍奢
戮視南子武嬰相去亦九牛毛矣

慎獨

儒家言慎獨有兩樣如大學小人閑居一節獨處於人所不知
之地所謂不愧屋漏是也如中庸莫顯一節迹雖未形而幾則
已動雖稠人廣坐之間心上所存惟吾獨知也世傳玄帝語人

間私語天聽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此以獨處言王梅溪演
為一絕去室明室暗兩矣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與鬼
惡要須先畏自家知此却以獨知言彼以身言此以心言功夫
轉密語意卓然可敬昔楊震云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合而該說盛水不漏

臭息屈伸

程子曰屈伸往來只於臭息驗之蓋謂既屈之氣不可收回為
方伸之氣往者消來者長一消一長終古如此不獨天地之氣
為然只頃刻之際臭息出入亦同吸便是消呼便是長去爾余
嘗思之晝暖而夜冷非一日之間換剎厥氣也冬寒而夏熱非
一歲之間換剎厥氣也天地之間元有此氣太陽遠迤而寒熱

以之比如一釜水燻則溫去火冷便何以異是天尊地卑火氣
包括雖有消長其久近吾未可詳之亦必以一元十二會論恐
不可因日八日出或南或北而有所掌改如水流之前後相續
也鼻息者吸則屬腎呼則屬心其氣從外歸臟更從臟發外如
水入于瓶旋注於地若曰入者消盡出者俄長而所出非所入
矣可哉且吹則寒噓則溫吹噓一也溫與寒有別乃謂此非這
氣則可乎然則程子何以去爾夫天地一氣也何以有寒熱之
別有太陽故也氣雖一又有寒之熱之、氣如冷水熱湯然燻
則為熱、去便冷一消一長於大氣之間非寒熱與大氣俱換
也鼻息亦然人身臟氣比如湯瓶冷水而入熱湯而出水雖一

而冷熱消長也以此者無不得矣

喻心

心比於鑑、空而不活心比於水、活而不覺心比於猿、覺
而不靈然則心終不可喻乎空處喻鑑活處喻水覺處喻猿加
之以靈則得矣故以人喻心亦可人居室中如心在身內也動
靜去為主張有在故曰君所謂天君恭然百體從令也鑑本明
塵埋則暗去暗而返本故朱子詩去寶鑑當年照膽寒向未埋
沒太無端如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者水本清泥渾則
濁去其濁而返本故朱子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
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人非生知始末有序

此只言返本以後事余敢因方塘之語竊附寶鑑之意別為一絕曰方塘活水自源風盪波揚便易渾到得靜時塵滓定原初光景始應存

張真人

龍席山張真人賜號自宋真宗始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席山其後至正隨賜號真靜先生元時始封為真人秩三品皇明之世遵而不改朝賀存班廁在冠紳之列此西屋愚伏所以辨而正之者也魯子張道陵之後漢末守漢中昭烈之徃征封府庫而逃胡應麟亟稱其相時待人去無吝情不失道家風裁矣蓋張良辟穀道引之後道陵始著祖榮然猶私相授于民

間未盡傳布至魏太武崔浩首尊寇謙之勸帝奉迎其術遂大行自言修張魯之法丘瓊山謂其雲中音誦科誡之法即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王女服氣道引之法即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圖籙真經微召百神即後世符籙攝召所由起也蓋三者作俑雖遠張大自此耳

祖洲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云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有鳥如鳥狀啣草覆面起坐自活遣使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名養神芝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活一人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徃尋祖洲不返福道士字君房括地志徐市居亶洲不返亶即孫權之訪而不得者也其言之誕

置不論福之往留必有其地不知祖與曾之果何指耳

鋤屋閑粟

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閑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領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領而秋歛之註鋤粟一井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一夫之稅粟也閑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其義可疑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一夫之罰何謂屋粟民無職事者惰無恒產懲勸以力作可矣雖欲出粟得乎如是而必罰不幾於厲民耶孟子曰田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祇矣朱子釋之之意亦如此尹幼章云夫與里之有布元有其制如後世之庸調盡

子特欲去之者將寬其賦以安民也如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罪人不挈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皆與周官不同夫里無布不過與此同科其言極是矣余謂用以質劑者分明是歛而還須也五百人為旅則乃一鄙之地此恐如後世社倉之規凡事鋤功為急修屋次之所謂巫其乘屋始播百穀是也民之有粟蓋歲甚難冗費亦易計入於官府質劑為信時至均領之益民甚大與九夫惟正之貢不干也所謂閑粟意者不時之需也事之緩急時之近遠都未可預度故曰閑粟不如此民或倉卒蕩產矣如遺人之職掌鄉吏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亦此類之謂也苟非竭知民情惡能及此

宰相臺諫

宋雷德驥首論趙普太祖盛怒至毆擊折齒人主之威如雷霆
所撞靡不碎破怒至於折齒則其不死幸矣其為宰相則至矣
又何待言官之薄也後卒置叅政之任以分普權則德驥之言
亦必不八也密豎誓碑傳與後君俾無敢殺士大夫則折齒之
舉亦必悔之矣蓋宰相權不重則力不能輔佐人主幹運治理
也有其權而無其德則而傾敗大而篡奪莫之救正事未成而
可論者惟諫官也諫官之力亦足以禘權奸之魄而回國家之
勢然苟不公正亦將使周召伊傅不能安其位蠹政莫甚也人
君將安所取秉乎宰相雖賢必有闕失諫官言之宜矣然不罪

諫官宰相不安故譴責謫竄徐察其是非以處之未晚也蘓軾
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夫宰相近貴也諫官踈賤也雖痛捨之猶懼親愛而辟焉况
粘手惹脚有不能決斷耶如德宗之於盧杞英宗之於王振破
敗不悟外言矣蓋余觀古今有直言而得罪也未聞權奸曰言
遂廢者也故自宋祖鼎鑄之喻大臣之權重於泰山其盛際雖
賴其賢及其亡也亦曰其不賢開國立法毫差於始則末後無
以救也愚謂人臣傾軋即以言求利者也知其無利則必不為
也利莫大於美官若定為長休告重者七年輕者五年廢而不
用敕令不與誰肯妄犯然而猶待其符驗而擢言者其為忠可知之方得

王振

宋神宗慨然有取山後之志蓋以太宗燕城之敗中箭毒發而崩也神宗每語及此泣下用此推之真宗澶淵之戰固當拚死逐進而寇準所以贊成也然吾之強弱彼之虛實皆合商量者一蹉跌則以其君與敵準雖明智安能笑其必勝後來孤注之諛恐當不覺明王振土木之役效顰而露拙者也若使當時偶然功成將與策公并美匹休名垂竹帛輝映千古特有幸不幸存焉耳方振之秉國天下又安此見枯樹裛談其才智有不可全沒立身一敗萬事瓦解百善都掩萬罪層加千載之下何由辨得其真耶余謂英宗之北狩未必是振之獨辦君有宋真之

意振乃承奉故天順以浚舊寵不衰哀榮彌增不然英宗又何心眷戀於擠已墜穿者至此極耶讀史者詳焉

君祿

周室班祿君十卿祿：：四大夫：：倍上士：：倍中士：：倍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是以代其耕也下士食公田百畝：：之八以今時行之斗計之極饒之地極樂之歲穀不滿千斗古無水田兼夏秋兩穡麥穀諸種不過如此如種稻一歲一穡則不及此數也地薄歲儉又不及此數也千斗之穀舂米則減五分之三得米不過四百斗以此為一歲之需君之祿比下士三百二十倍則得米不滿十二萬八千斗我國

以十五斗為一石則不過八千五百三十石此乃人君一歲之
祿而並食宮內百職者也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世子之膳不會酒正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惟王及后之
服不會註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須賜諸臣則計之此說大
錯夫人君之於宮內如衆庶之於家中各以其祿為百用之需
既稽定其祿使不得踰越等秩如此寧有資其取用無有限節
之理哉此胡氏所謂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而起者也若然
非武王周公之法斷然矣愚謂君上用度實非庶僚所可搏節
故凡宮內之膳饗酒醬衣服之屬皆掌於大冢宰所以為官府
一體而防閑之嚴密也彼膳夫等之不會為有管領者故也若

使大小臣隣只拱手旁聽任其濫觴則冢宰之所掌果何事乎
唐之太宗說經迷旨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卒使承乾
索性妄行未踰六旬用過七萬
驕奢益肆不保祿位宜後辟之鑑戒

無逸不及湯武

蘓軾云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此蓋為規戒于守成之主故其不
及于躬業者固宜非如軾之意也然朱子謂武王不及文王文
王又不及泰伯其表裏無憾者惟泰伯也今人不能大開口說
自欺自誑此說見論語或問可考要須知之

熙豐生事

方氏瀛奎律髓註云祖宗時與契丹盟好甚篤故凡送使之時不敢輕易及邊事熙豐以來人人抵掌務欲生事於西北遂致靖康之禍此達論也胡貉雖曰不比中華既與之信誓義合相敬其慢以僂辱則非矣又况力弱勢窮臣事歲久者耶且殺受禍殃必矣人無見到此者可謂長太息

落魄

鄙食其傳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貌晋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以意度之食其非志衰者其說恐不是字書謂不得志貌然李白詩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既云不得意又云落魄恐意置陳安卿字義論肅敬之容云如坐而傾

倒衣冠落魄便是不敬商其意似謂粗率不檢飭也讀者宜

並考

矢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八勺避諱去金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註云一弓百矢三十斤為勺夫三十斤者四百八十兩漢文以百金為十家產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則勺實中人三家之產聽獄本理寃而使之蕩產可乎孟子曰金重於羽豈一鈞金與一車羽之謂乎勺恐鈞字之誤耳矢百亦恐太多古者射必以乘矢乘者四也束矢疑指四矢也若如註說民之歸訴者鮮矣先王雖有禁止訟獄之心無財之民必將有抱寃不敢言者豈非害

事乎此乃朝政為然至於州郡無是今世任守宰者或使牒訴者必呈鳥羽薪炬之類以傲矢金之遺意則非矣其擊鼓登聞者必刑之然後聽理此非所前聞矣要當以下情上通為務其猥瑣者司寇審別之而已納財受刑恐皆有妨

不顯無射

大雅首數篇多言不顯字註皆作反語者然以上下文勢推之恐或不必然其思齊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八凡四亦字必將同義不顯之非反語明矣易乾文言閑邪存其誠註云無射亦保之意謂既無厭射則疑若至矣而聖人必更加持守之功也然較思齊四五章其義不應懸殊如所謂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觀一矧字知射之非厭意也既不可度則其不厭意實當何以云矧乎愚謂射有三義凡名其事者_{辨去}也志物而廢矣者_{辨也}其意度而有中者雖意別而亦_辨也抑詩之句蓋言既不知其降格之時又况可以意其神之何在而必中耶此禮所謂於此乎於彼乎之意也保如不保其往之保謂知其必然也既盡難肅之誠則雖不能必中其何在亦保其神格之必然也不顯云者如所謂不可度思之義神之來雖不顯現而可見亦必有降臨也其享祭者雖無必中其在位而亦保其必降也如是者與下章所謂在下者不聞而亦式在上者不諫而亦八之義沕合矣是故曰為神保靈保之語皆斷

其必有也古人字多通用國風所謂服之無斃：即厭也如小雅所謂好爾無射周頌所謂無射於人斯恐皆與斃通者而與此不同惟其義之不能推去者只是本義者未為不可也然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者何也此如上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此即覆辭也以未受命時言故曰不顯舊邦則起若不顯維新則便是不時不時者不有定時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謂周之多士如此周雖舊邦雖未顯見於世亦不替其德傳世益遠也世之不顯厥猷翼：者此又覆辭也雖是未受命之時而謀猷之敬謹如此也以下章較勘知不顯亦世亦指周邦而言非士之不顯也如不顯不承於乎不顯不顯維德之類即尚綱

闔然之義不然終解不顯維德一句不得也非曰必然欲以備一說仁山金氏云不皆丕字也通用也不顯不承與丕顯哉丕承哉同一句法當考

孟子受業

史載孟子與子思問答或言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二說不同也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夫子沒至威列王二十三年戊寅為七十七年而綱目始此又至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夫子沒已百四十四年而子思子至魏後十八年壬寅去魏適齊孟子在齊時自謂四十則其適魏時不過二十餘歲矣惠王何以稱叟此固可疑其見於經則伯魚沒後顏淵沒後夫子沒然則子思之生在敬王壬戌前明矣若至顯王乙酉則其年不下百四十五六矣

以孟子在齊時四十者推之其幼時十餘歲子思之年已百十
餘歲矣程子所謂子思著中庸以授孟子朱子所謂孟子受業
於子思者抑恐欠考至中庸序云又再傳以得孟氏此為的實後定之論也

南軒東萊

南軒與朱子書云元晦學術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
只是箴規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
以請也凡直友之相戒如貞臣之諫君不嫌深切此南軒之所
以為輔仁也而朱子必受以為過也故東萊祭南軒文云我行
天下愛而忘其愚者亦有不減公者而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
獨勇於此而恟於彼抑有由也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

其真頑所謂彼者即指朱子也張呂二公雖有一語一嘿之別
意則均也故朱子答伯恭書云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
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
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所謂盛文指祭張文也渠
指南軒也朱子之不自是而來人言如此然而或語或嘿宜有
優劣之歸矣故朱子與陳全甫書曰伯恭平時其於朋友不肯
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又曰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
度之外相處不敢盡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為之
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似不當如此蓋
朋友道之所存不合斯已矣今乃如此此何獨人有其過其自

已胸裡病痛已不少矣合而考之三先生平日交際可以想見

東萊病根

記誦記章之害人心術已劇而科舉之害尤甚古之楊墨豈至於是哉孟子曰能言旨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當斯世能排科舉之害者亦孟子之心也朱子答時子雲書云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已便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裡了令人痛恨也又答伯恭書云科舉之教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拘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詳此數說呂之意本欲右袒於科事講堂草深之語特宛轉回互而文

歸之也若果不得已而為此招致也則其立脚而不從編錄何哉是必才性近於俗務病根常留心田時此賢者之失也

野合

左傳定公十年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丘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祗裨也其意以野合為棄禮以不具為祗裨程子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祗裨也故生而野合則死不墓祭與本旨不合也野合者張嘉樂於郊野也史稱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也蓋禱祀而張樂於野也

元魏考績

魏太和十八年定考績法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此蓋本於董仲舒春秋繁露九等之意也黜陟繫乎上下故各分為三中則守分故不如此其意亦善然猶不若仲舒之尤密凡勸懲必從其最者始但就其中分別而已若不播定其數則古有無上考者今有無下考者又或多寡不同皆莫得以齊整矣不若定為九等均排多寡從而賞罰之為得古今無有行之可惜

董卓

董卓之逆心始於廢昏立明以國家大計言之當創殘極亂之

際援立克戡之才庶幾扶持緒業廢帝之昏弱誠不可以負倚陳留王英明優劣可判故其言曰每念桓靈事令人心痛此說亦足以迷惑一時羣情也然廢帝之時雖甚於昌邑而卓之意初非霍光也是以春秋之義雖暗主恃君一定分而不饒必書弑逆不以人之賢愚而有所輕重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此據義示弑非謂君無可罪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惟聖人與道污隆無所不可當大變處大權或不能慮之於前終不可以處之於後如卓者可謂行伊尹之事而無伊尹之心者矣

士多府史少

隋中弘問於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已而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蓋周禮天官治官之屬上士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府六史十二胥十二徒百二十府史以下其數尚少至隋百倍則過多矣今制各司下吏元有定數每患不足額外添數極眾只奔忙於上官私役惟日不足抱案鍛鍊已是度外設法之意豈宜在是哉且官無久任惟吏守司故司中百為士大夫卒皆然

昧凡有動作亦惟吏是仗諺云我邦終因胥吏亡此又故事今也則其陞黜也皆因私托非賄不得故朝入而夕出無異庶官之數遷其淺識尤甚風俗每下如此

宰相閱治亂

宰相之閱於治亂大矣一言之微一事之小而切施之普逮于天下不善者反是唐憲宗平蔡之功人但知李愬之為力而不知實由於李絳一言也當時藩鎮雖強以天下之兵處處寧有終不勝之理河北諸鎮遮相根株聲勢依倚所以難動當由弘正之申籍請吏憲宗用李絳言因以節授之賜錢給復士民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相顧曰倔強者果何益是以淮西力弱

丁士良吳秀琳李祐董重質相結歸順愬得以入帝穴探帝子
卒就大勲向非田弘正一著雖有智力必無地可售矣諺曰貓
在鼠去有德周覺李絳之謂歟至穆宗之初蕭俛段文昌輩以
為天下太平恣思荒宴於是朱克融王庭湊自稱留後由是再
失河朔迄于唐亡元臣如裴度名將如烏童胤李光顏以諸道
十五萬之眾討之財竭力盡而不能克小人居中故也彼度重
胤諸人獨非擒獲淮蔡之將相耶

諺曰
鍼孔在
臍風力
如捷箭
俛

輩之謂歟

正先

漢書京房傳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
此成故秦之亂正先促之也此不見於史也意者直言諫君而

為高所中也若私為其害豈有反促之道史但稱諸言鹿者皆
為其中傷如正先者必不止言鹿而已雖有激成之勢忠節則
有之理沒而無稱可歎



